



图片来源:IC photo

## 塞外文苑

■ 赵琳

达布察克,一个长在草原上的小镇。我在那里度过了上千个日日夜夜。它已更名嘎鲁图,只是个转身,竟似几个春秋。

可它还是我的达布察克,那里的每一株草都在呼唤我。

那年返回达布察克路上,我坐在卡车上,卡车行驶于曲折颠簸的道路。沿途有牧场的蒙古包,从窗户散出的灯光微小却温暖,光亮映照雪花,好似一幅淡淡的水墨画。

达布察克镇的草地上,生长着几百种植物,它们供养着无数的牛羊与牧民。有些草,人是无法辨别的,也无法准确地叫它的名字,它们躺在地面,与其他青色的草相连,看不出任何明显的区别。

草有百种,人只有一双眼睛。无论如何不会数清楚天上的繁星,不会确认每一株植物的准确性。人无法辨别的,牲畜是可以辨别的,马不吃“醉马草”,羔羊很少吃带着露水的湿草,这些习性像约定俗成的规则,早已在草原流传。

牧场有片柳树林,那里流淌着裙带般的溪流,流水蜿蜒着探向萨拉乌苏河畔,汇入乌审旗的母亲河。我曾与山羊爷爷,每年夏天去柳树林,他截取一节笔直圆润的柳枝做哨子。除了吹奏悠扬的长调,他用柳哨吹奏的民歌也十分好听。

一路上,他给我介绍着沙蒿,别看他干巴巴地生长在沙土中,它有发达的根系像吸管扎进沙子里,沙土层下潮湿的水汽,以及根须触摸到地下的暗流,足以让它们承担着护卫草原的重任。我一脸不屑,反问山羊爷爷,你看这周围不都是沙地吗?应该是这条溪流守护了草原,而不是沙蒿。

他转头郑重地说:孩子,你知道为啥这里都是沙地,而不是荒漠吗?草木的自然作用在于调节一方的气候,避免沙地演变成细密的黄沙,如果沙漠化来临,别说溪流,就是一条横跨草原的大河也要被吞噬。但是草原的植物有不屈精神,它们探索地下之水,以各自的生长守护草原的美丽。

他下马,把一双被风霜吹打的粗手伸进草地里,挖出粘连在一起的湿漉漉的沙土,你看,这就是沙蒿要寻找的水源。我看着滴水的沙土,确实比沙漠流动的沙土更有生命气息。我的鼻子凑上去,闻到了水的甘甜味。

山羊爷爷顺手给我指着小路两旁的几棵沙棘树,它们属于落叶灌木或小乔木,适应性强,喜光耐旱,一人高,粗壮棘刺长满主干周遭,每年秋天结满橘黄色的果实,可以入药,有提神醒脑、促进消化的效果。他到牧场给牛羊治病,遇到胃胀、厌食的牛羊,会叮嘱主人家把沙棘果放进草料中,这样牛羊吃一段时间,自然痊愈。牛羊一落地就接触到草,生病自然需要大地的草去治愈。

我们再往前遇到鼠李、柠条等植物,鼠李生性慵懒,生长缓慢,要是仔细观察,在一些偏僻的地方还能看到它们的影子,听说,几十年前,它们可以长到能够藏下一匹马。

草原植物中,有两种植物最神奇,即乌拉草和红柳,它们贯穿着我的童年。祖母每年冬天生火做饭,要用乌拉草引火,一点就燃,像北方村庄小麦夏收后的麦草,是厨房的必需品。我小时候顽皮,收集火柴盒成为小伙伴们攀比的活动,而最快的方法,是等待家里用完火柴让祖母把盒子给我,她在床头下面的褥子里整齐地压着各种图案的火柴盒。为尽快集齐《西游记》火柴盒,我把一盒新火柴强行塞进另外两盒,祖母也并不责怪,她会火柴重新整理到一个绿色的铁皮铅笔盒,这样腾出来的火柴盒都归我。有时偷拿家里的火柴盒去草场玩耍,跟大家炫耀“战利品”,有好奇的伙伴会划亮火柴,一不注意扔进草地,这些零星的火对草丝毫没有损坏。但有一次,我将燃烧的火柴扔到乌拉草堆,顿时火光骤起,火势蔓延到牧场边缘。我害怕引起火灾,所幸乌拉草燃烧完,草地涂上一层黑色的灰烬外,那些燃烧的地方,风一吹,空气中有淡淡的灰尘,草地又青色如初。

山羊爷爷教会我认识的第种植物是红柳,在夏天,我们躺在河边的红柳树下,望着空中断裂的红柳枝,树皮红色中透着光,摸上去的感觉特别细腻,和冬天涂抹在脸上的雪花膏感觉差不多。

我小时候身体不好,经常半夜冒虚汗,浑身软绵无力。祖母抱着我在床上,她眼睛焦急地盯着那扇半掩的门。窗外,看到手电光照进来,知道祖父与山羊爷爷回来了。他们把马拴在马厩,山羊爷爷在马鞍上取下红柳枝,他进屋摸了摸我的额头,说声“邪了”。他把我放在床上,叮嘱祖父把门打开,搬出一张桌子,桌上摆放着干肉、奶酪、点心等。我迷糊中听见他点燃黄纸,纸张燃烧的光与灯光不同,我扭头看到他用柳枝蘸着碗里的水洒向屋里的每个角落。他的每一步都走得很均匀,步幅不大不小,转完一圈后走到我身边,用柳枝轻轻抽打我。我能感觉到皮肤里轻微的疼痛,但更接近于酥酥的那种感觉。他嘴里咕咕着听不懂的词语,等说道完毕把打好的柳枝扔出门外,然后用刀割了一段红柳枝系上红绳子挂在门梁。

当他做完这些,自顾地从炉子上倒上一碗热茶,一脸轻松地对着祖父说:那些可恶的鬼怪都走了,娃儿的身体很快恢复到和中孩一样强壮。祖父递给他一根烟,他坐在凳子上抽着,两个老人平静地吸烟,不时搅动一下炉子的火,说着来年的一些盘算。

那晚以后,我的身体渐渐恢复。和我生病状况差不多的人,都会采用这种民间的治疗方法。在草原上,人们相信所有的事物都是有灵气的。

春牧场转场前,我们要迁回南边的牧场,山羊爷爷托人给我送来一根用红柳木做的马鞭。这条鞭子的手柄是一截通红的柳木,握着的感觉坚硬得像梨木一样窠实,鞭子尾部套着银白色的铁环,甩起来叮叮当地响。我相信,红柳是辟邪的。我自练习骑马开始,随身带着这条马鞭。我的马儿十分听话,我很少用鞭子抽打它,如果想加速,双腿微微在马肚子上夹,它就扬蹄疾驰。

羊肉的吃法多为清炖或烧烤,我从小最爱用红柳枝串上一块块鲜美的羊肉,架在火堆上烤,肉滋滋冒油,柳枝周围被烟熏得黑乎乎的,或者被火点燃,肉香与柳枝的清香混合在一起,老远就闻到这诱人的香味。烧烤外,祖母也会把柳叶洗干净,铺在柳枝编成的盖帘上,放上揉好的面团,出锅后的馒头也有一股柳树枝的清香。

前几年回嘎鲁图镇,我每次都要特意去一趟在萨拉乌苏河谷的红柳林。在树林里见到倒下的一棵红柳树,它的根部千疮,树干扭曲地长在一起,树冠空洞,里面居住着甲虫与蚂蚁。静谧的风吹得树林沙沙地响,失去水分的树皮皱皱巴巴,如果仔细观察,岁月仿佛一位技术出众的雕刻大师,每一片树皮恍如某些记忆里的面容,记录着岁月的沧桑。

我还在草原遇到最常见的沙地柏,和我在榆林见到的柏树有点相似。它在祭祀活动中作为“煨桑礼”的主要原料,当然烧冒青烟的刹那,被赋予其植物本身以外的尊崇,它的意义远非普通的一株植物所能比拟,或许祝福与祈寿长久不衰的寓意符合它四季常青的秉性。

当我逐渐去认识草原上的蕨草、侧柏、苍耳、叉分蓼、碧冬茄、冰草……这些植物正在梦中挨个回魂我匮乏的童年。

我曾经尝试把一株沙地柏或者苍耳移植到家里,但都失败了。它们的故乡应该在那片雨雾迷蒙的萨拉乌苏河谷,在草羊丰腴的草原,头顶住着蓝色的天空。

这些年,一些消失的草原植物,和那些永远无法相见的人,一定出现在人生未知的旅途,并会向我们诉说无声的物语。

(据《内蒙古日报》)

编辑:陈瑛 李慧平 张文静 美编:晓行

## 边走边写

■ 殷耀

## 活在上辈人的阴凉里

在夏天也清凉无比的塞外待惯了,真是受不了北京这炎炎难当的天气。偏偏今年这天气也反常,还没进三伏天,气温就直往上涨,热得让人像被融化掉一样,人就想找阴凉的地方。

有那么几天,太阳就像一个燃烧的火球一样高高挂在天际。强烈的阳光让人无法抬头仰望直视,有时整个天空上一丝云彩也没有,湛蓝的天空就像湖水一样反射着阳光,正午前后天空都非常晃眼。夏至以后白天虽然逐渐变短,但白昼仍然很长,“日轮当午凝不去,万国如在洪炉中”,太阳就像凝固在了天空上,散发着无穷的热量。

从空调房里一出来,扑面而来的热浪就迅速淹没了整个人。就像溺水的人胡乱扑腾一样,赶紧再跑向有空调的房子,或者找屋檐墙角等阴凉地。想起了“酷热”这个词儿,暑热真是冷酷到了无情折磨人的地步,人们见面手打手搭凉棚打招呼:“热死了,这天!”

就在烈日高温下,还有许多劳动者在坚持辛勤劳动。中午时分到食堂里吃饭,看到几个蜘蛛人用绳索捆绑在擦楼体的玻璃,他们乐观地操着方言聊天。在大街上那些外卖骑手顶着烈日飞奔,争分夺秒送外卖。给我小学的同学茹义打电话,他这两天又在县城的工地上忙碌,他说“太阳根本晒不动!”作为农民的后代,我又想起了父母亲那一辈人,他们在阳光烘烤的土地上劳作了一生。

“赤日炎炎似火烧”的时节,太阳照射着那些最勤劳吃苦的人们,有“汗滴禾下土”的锄禾者,有“背灼炎天光”的刈麦者。给我小学的同学茹义打电话,他这两天又在县城的工地上忙碌,他说“太阳根本晒不动!”作为农民的后代,我又想起了父母亲那一辈人,他们在阳光烘烤的土地上劳作了一生。

“赤日炎炎似火烧”的时节,太阳照射着那些最勤劳吃苦的人们,有“汗滴禾下土”的锄禾者,有“背灼炎天光”的刈麦者。给我小学的同学茹义打电话,他这两天又在县城的工地上忙碌,他说“太阳根本晒不动!”作为农民的后代,我又想起了父母亲那一辈人,他们在阳光烘烤的土地上劳作了一生。

“赤日炎炎似火烧”的时节,太阳照射着那些最勤劳吃苦的人们,有“汗滴禾下土”的锄禾者,有“背灼炎天光”的刈麦者。给我小学的同学茹义打电话,他这两天又在县城的工地上忙碌,他说“太阳根本晒不动!”作为农民的后代,我又想起了父母亲那一辈人,他们在阳光烘烤的土地上劳作了一生。

## 构建诚信教育体系·诚信文化

## 诚信故事二则

建安二十六年,公元221年,关羽走麦城,兵败遭擒,拒降,为孙权所害。其坐骑赤兔马为孙权赐予马忠。

一日,马忠上表:赤兔马绝食数日,不久将亡。孙权大惊,急访江东名士伯喜。此人乃伯乐之后,人言其精通马语。

马忠引伯喜回府,至槽间,但见赤兔马伏于地,哀嘶不止。众人不解,惟伯喜知之。伯喜遣散诸人,抚其背叹道:“昔日曹操做《龟虽寿》,‘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。烈士暮年,壮心不已’,吾深知君念关将军之恩,欲从之于地下。然当日吕奉先白门楼殒命,亦未见君如此相依,为何今日这等轻生,岂不负君千里之志哉?”

赤兔马哀嘶一声,叹道:“予尝闻,‘鸟之将死,其鸣也哀;人之将死,其言也善。’今幸遇先生,吾可将肺腑之言相告。吾生于西凉,后为董卓所获,此人飞扬跋扈,杀少帝,卧龙床,实为汉贼,吾深恨之。”

伯喜点头,曰:“后闻李儒献计,将君赠予吕布,吕布乃天下第一勇将,众皆言,‘然而人中吕布,马中赤兔。’想来当不负君之志也。”

赤兔马叹曰:“原言差矣。吕布此人最是无信,为荣华而杀丁原,为美色而刺董卓,投刘备而夺其徐州,结袁术而斩其婚使。‘人无信不立’,与此等无诚信之人齐名,实为吾平生之大耻!后吾归到曹操,其手下虽猛将如云,却无人可称英雄。吾恐今生只辱于奴隶人之手,骈死于槽枥之间。后曹操将吾赠予关将军;吾曾于虎牢关前见其武勇,白门楼上见其恩义,仰慕已久。关将军见吾亦大喜,拜谢曹操。操问何故如此,关将军答曰:‘然而吾知此马日行千里,今幸得之,他日若知兄长下落,可一日而得见矣。’其人诚信如此。常言道:‘鸟随鸾凤

## 闲情小品

■ 樊肃成

呼市面食种类不少,但有两种东西是人们挂在嘴边,经常食用的早点,这就是焙子和稍美。

焙子这个名字,也是呼市地区对这种火烙面饼的美称,它和其他地方的饼类食品有很大的区别,不仅做法不同,味道也是独一味。一般饼类面食都是蒸烤成熟的,如今变成烤箱烘熟的。呼市焙子,是先用饼铛烙到两面微黄七成熟时,再立放到灶膛里,盖上饼铛让明火烤熟的。这就需要灶膛大,火口小,明火烧不到焙子,但火焰却能在中心处,炙烤灶膛边的焙子,再通过不时翻烤,使焙子两面表皮逐渐变黄变酥,直到烤熟出炉。

刚出炉的焙子有一股特殊的香味,它是发酵面粉香和炭火气的混合香味。但不能马上就能吃,得等一小会儿,温度略低后,入手热而不烫才能品尝,把热焙子放在嘴边,深深吸一口气,焙子的香味,马上就会让你味蕾大开,这时一口下去,外脆里糯香气满嘴,感觉人间美味就数它

苗。没有谁愿意被烈日晒烤,但要想使生活变得幸福有奔头,就得学会吃苦耐劳,似火骄阳下辛勤劳动的父亲,为的是给一家人撑起一片舒适的阴凉。

在烈日曝晒下劳动,说到底还是凭顽强的意志来坚持。当年暑假里我和父亲到地里劳动,当头烈日晒,低头腰酸腿疼,瞭一眼还没有到地顶头,心里就想着半途而废,在父亲鼓励的眼神中我才坚持到底碰到了地顶头。后来,在坚持中我渐渐能耐受太阳的气了,可惜这样的锻炼只在暑假里有那么几次,父亲怕我被烈日晒坏了,暑假让我参与劳动是一种尝试和体验。他自己不怕晒,在烈日下劳作,就是为了子女们不再吃他吃过的苦,他和我说:“你想不受阳婆爷爷的气,就好好读书上学,我和你妈砸锅卖铁也要供你读书上学。”在父母亲撑起的阴凉里,我没有再受阳婆爷爷的气,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学习,离开了受阳婆爷爷气的土地,住上了有空调的房子,我知道这是生活在父母撑起的阴凉里。

经历风吹日晒的上辈人给下辈人遮挡了罡风烈日,上辈人受过的苦酿成了下一辈人的蜜。意志和耐力是靠长年坚持劳动养成的,父亲他们那一辈人都是不惧日晒的好受害人(方言:农民),他们吃过的苦和难是今天这些后辈们根本难以想象的,在吃苦受累中他们养成了耐受生命中一切苦难的坚韧品格。今天我能够看到父亲那些闪闪发光的品格,他们就像炎炎夏日一样给我传递着正能量,我虽然也能勤奋持恒地干好每一件事,但我已吃不他们当年吃过的苦,受不了他们当年耐受过过的炎热。都说一代更比一代强,强的应该是意志和精神,而不应该是对物质生活的享受。

我非常担心的是,当享受成为时尚后,吃苦的精神就不会被传承。今天比我们还更加舒适的孩子,连我们吃过的那一点苦都吃不了,连我们这一点勤奋坚持的劲儿都没有了。靠吃外卖和打游戏成长起来的一代人,离开了父母的阴凉还能独力闯荡吗?还能给后辈撑起一片阴凉吗?人不能在舒适的地方待太久,久了人就会颓废。应该让后辈子孙知道的是,尽管生活在父辈撑起的舒适的阴凉里,也应知晓阴凉之外有毒辣的头,或者还有狂风暴雨。

炎炎夏日里,也该在烈日下走一遭流些汗,哪怕只是那么一小会儿。

炎炎夏日里,也该在烈日下走一遭流些汗,哪怕只是那么一小会儿。